

●影视创作系列谈

剧本是源头 编剧是首创

□周 斌

上世纪80年代初,电影界曾就电影的文学性和文学价值等发生过一场颇有影响的争论,该争论起源于导演张骏祥针对当时随着对电影特性的强调而对电影的文学性和编剧的作用有所忽视的现象,在一次导演总结会议上作了《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的发言;其发言正式发表以后在电影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与争议,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为此,他在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大会学术讨论会上又作了《再谈电影文学与电影的文学价值》的发言,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以此回答别人的批评意见。这场争论当时虽然影响较大,但争论双方并未达成共识。

岁月流逝,30年弹指一挥间。新时期以来,我国的电影创作和电影产业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在各方面均已发生了明显变化,许多理论观点也已被实践所检验。那么,今天我们对于张骏祥当年所提出的一些主要观点,以及那一次关于电影的文学性和文学价值的讨论与争鸣究竟该如何评价呢?对此理应予以反思和总结,因为这些观点在当下仍具有现实意义。

首先,让我们简单归纳并重温一下张骏祥的一些主要观点:其一,他提出了电影就是“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的观点,认为“导演的任务就是:用自己掌握的电影艺术手段把作品的文学价值充分体现出来”。他指出:“今天当然还是要求掌握电影表现手段,但是我现在首先是强调重视电影的文学价值。”并认为:“许多影片艺术水平不高,根本问题还不在于表现手法的陈旧,而在于作品的文学价值就不高。”其二,他认为要全面地、辩证地看待和把握电影特性与电影文学价值之间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以为重视了电影的文学价值就是贬低了电影特性,否定了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那只能是一个误会。反过来,强调了电影特性,就以为可以不要求有较高的文学价值,那更是错误的。影片的文学价值不能离开电影特性,不能不依靠电影的表现手段来体现,但是任何表现手段也不能代替文学价值的存在,不能弥补文学价值的贫乏。”其三,他认为要尊重编剧的地位,充分发挥编剧的作用。他说:“现在似乎在坚持‘导演中心’的同时,又出现了一种忽视编剧作用的倾向。我是不同意说什么要把‘编导’二字的次序改为‘导编’的。我也不赞成说什么‘电影是导演的艺术’。这些说法起码是不利于团结的。是的,现在确是导演要常常帮助改剧本,使它‘电影化’。但这只能说是导演先做了编剧的工作,不能因此贬低编剧,说成是只能奉导演的意图进行创作。”其四,他认为应该重视并发扬中国电影的优良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清醒

地借鉴外来的东西,创我们自己的‘新’。重视电影的文学价值,重视电影文学作家的作用,我想该是这个优良传统中比较重要的一条”。以上仅对张骏祥的观点择其要而述之,未能涵盖其全部内容。

我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经过这些年来电影创作实践的检验,张骏祥当年阐述的一些主要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对此,近年来已有不少导演和学者撰文发表了赞同的意见。例如,导演谢飞在《对年轻导演的三点看法》一文中谈到第六代导演影片的不足之处时曾说:“你们同我们年轻时犯的是一样的毛病。1979年我们开会的时候……老前辈张骏祥导演作了一个报告叫《提高电影的文学价值》,反复讲电影最根本的是主题开掘、情节结构、人物刻画的质量。记得当时我们听了很抵触,觉得我们的《沙鸥》《小花》的黑白彩色时空交错、音画对列对位多漂亮啊,是真正的电影。老一辈却还是希望我们多向《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的现实主义传统学习,去提高电影的文学价值。”……“20年后的现在,我也老了,想给你们提的建议,也还是应该加强你们电影里的文学价值……剧本不成熟是这次不少影片存在的问题,制作上有很多毛病没有解决就投入拍摄,真是有些浪费才能和精力。”又如,学者饶曙光也曾说:“当时大多数中国电影人兴奋于‘电影性’,并没有冷静地去思考和领会张骏祥先生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远见卓识,以至于电影的‘文学性’、‘戏剧性’在一段时间里也被当成‘脏水’给泼掉了,给中国电影产生了偏颇性的影响。”……“可以说,对电影的‘文学性’、‘戏剧性’的放弃乃至批判,造成了轻叙事而重造型的偏颇,甚至是不屑于讲故事。到今天为止,叙事也就是讲故事成为了制约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瓶颈’。显而易见,这些反思后的见解均表明了对张骏祥观点的赞同和认可。

今天,当我们重读张骏祥的文章,一方面感到他当年阐述的一些主要见解是正确而精辟的,另一方面也感到忽视电影的文学价值和编剧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等不良现象依然存在,亟需改变。应该看到,虽然近些年国产影片的年产量不断增长,但是,真正“叫好又叫座”的优秀影片所占的比例仍然较少。虽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缺少有创意、高质量的好剧本,乃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不少影片尽管剧本基础较差,但创作者仍然匆忙上马,投入拍摄,其拍摄出来的影片自然就问题很多:或思想肤浅,不知所云;或情节疏漏,破绽百出;或人物苍白,缺乏个性;或细节虚假,违背真实;或台词雷人,引来笑场。凡此种种,其主要毛病

均在于剧本质量的低劣。也许在有些投资者、制片人和导演看来,一部影片似乎只要有大投入、大场面、大明星再加上运用一些高科技手段就能吸引观众,为此他们对剧本的文学价值和基础作用就缺乏应有的重视,不愿意投入资金、下大力气去抓好剧本创作。事实并非如此,倘若没有高质量的好剧本作为基础,即使再高明的导演也很难拍摄出一部优秀的影片。正如日本导演黑泽明所说:“有了一个好的剧本,再由一位好的导演把它拍成电影,那就一定会是一部杰出的作品。剧本好,导演一般,也可以拍出某种程度的作品来。但是,如果剧本很糟,即使有再好的导演,也绝对拍不出好作品来。”最近,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影视创作座谈会”上针对剧本创作的一段讲话切中了影视创作之要害,因为剧本是源头,编剧是首创,此乃影视创作的基本规律之一。

显然,缺少高质量的好剧本与忽视编剧在电影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和主要地位是密切相关的。近年来,编剧的剧本被随意删改,其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被随意侵犯而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等现象经常可见,要求维权之声也常闻于耳。同时,他们的工作辛劳和创作成就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充分的肯定。凡此种种,均挫伤了编剧的创作积极性,使他们很难集中精力、花大力气去创作和打磨出高质量的好剧本,这是造成好剧本短缺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编剧队伍的建设也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从总体上来看,编剧队伍还较薄弱,优秀的剧作家更少,尚不能满足迅速发展的电影创作和电影生产之需要。为此,一方面应采取各种措施培养编剧,为他们的创作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提供更好的条件,以促使更多的优秀剧作家能脱颖而出;另一方面则要通过各种方法吸引更多的作家来写电影剧本,或为电影改编提供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1979年,张骏祥在全国故事片厂编辑工作会议上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的电影要真有很大的突破,中国电影真能震惊世界,没有几位大的电影剧作家出现,办不到。不仅我们中国,就全世界来说,电影还没达到可以达到、应该达到的高峰,原因就是真正伟大的电影剧作家还没有出现,真正像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鲁迅、曹雪芹那样伟大的电影剧作家还没出现。但是要出现的,会有的。像托尔斯泰、曹雪芹、鲁迅运用语言文字那样运用电影表现手段的作家,这样的人物出来了,我们的电影就真正抬高了。”今天,我们仍然期盼着能有一些真正伟大的电影剧作家出现,并希望各方面能为他们的出现创造更好的生态环境。

●关 注

第五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闭幕,青年电影人相互砥砺——

在创意中学会享受电影的创作过程

□徐 健



没有星光耀眼的大牌明星,更没有浮躁迷乱的娱乐炒作,一场真正属于青年电影人的影像聚会——第五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在11月的北京拉开了帷幕。该论坛自创办5年来,一直以推介华语电影新人,鼓励华语原创作品为宗旨,努力为华语青年搭建一个优质的展示才华的平台。今年的论坛一方面吸引了数十位来自中国内地、港澳台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地的青年电影编剧、导演、监制、学者,他们汇集一堂,分享影像经验,探讨创意心得,共同为青年电影人的创作把脉;另一方面,40余场电影轮番展映,3场主题各异的论坛峰会以及2010北京计划电影融资会也使本届论坛呈现出诸多亮点,带来了不一样的气息和新鲜观点的碰撞。尤其是在年度杰出青年导演峰会上,国际制片人峰会、青年导演创意峰会上,与会者不仅畅谈了电影的创作经验,更从多个角度探讨了当下华语青年电影存在的问题,留下了颇多值得思考的话题。

青年电影人要用独立的影像和个性化表达发出声音

“电影离不开剧本。对一个导演来说,他应该具备娴熟的剧本创作能力。写作过程就好像经历一次旅游。一开始很难描述整个过程,要想获知感受和体验,只能亲历旅游本身,这个工作是无法交给别人的。要寻找自己适合的题材、生活、思考去拍电影,要享受写作的过程。”香港导演彭浩翔将电影写作比做“旅游”,以自己的创作经验引出了对青年电影人创作心态和立场问题的思考。

在近年来的华语电影创作中,青年导演作为一支新生的创作团队日益凸显出强大生命力,成为支撑未来电影发展繁荣的重要力量。但这些青年导演的创作水平、表达方式、影响诉求是参差不齐的。有的创作者拘泥于自己的内心世界,陶醉于个人化的影像实验;有的创作者急于走向市场,一味迎合当下观众的文化趣味,忘却了对艺术本体的坚守;有的创作者则迫于

现实的压力,承受投资方的任意摆布,失去了自我思考和表达的东西。这些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催促我们思考:青年导演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从事电影创作?对他们来说,电影又意味着什么?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导演郑洞天指出,青年人不要急于追求市场的价值,迎合观众的趣味,而是应该首先在电影中学表达自己内心的东西,要有自己对电影的独特理解。面对纷繁复杂的创作环境,《电影艺术》主编吴冠平希望青年导演保持一个冷静的头脑,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创作本身,多方面学习好的创作经验和技术,不断完善自我。

中国台湾青年导演钮承泽同样认为电影创作不要一味迎合市场和观众,而是要想办法拍出心里喜欢的电影。这对青年导演尤为重要。拍摄之前,要有很好的准备,要有完善的思考;电影拍出来之后,要观察电影跟观众见面后的效果和反应,以此为基础发展、调整、完善,而不是概念意义上的任意选择拍所谓观众喜欢的电影。青年导演李虹说:“我们一直在说希望电影能够取悦观众,但是我现在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取悦观众的前提首先要取悦你自己。”她认为,无法打动自己的电影很难去影响、感染观众。我们应该在电影创作中更多地反思个体声音的缺失。

需要创意,更需要学会享受电影的创作过程

创意在电影制作、发行的各个环节都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许多电影的成功恰



是你要经历这个创作的过程。做你自己想做的,表达你内心的想法,这就是电影。编剧、导演朱文将创意比做创作过程。“真正热爱电影,投入到电影的整个创作过程中,并积累了自己的经验,你就会发现最有趣的东西不是钱而是电影本身的创作经历。”他认为,创意并不是区分主流电影和独立电影的标准,两者也不是对立的概念。独立电影中也有缺乏文化趣味的影片,主流电影也并不拒绝独立的艺术探索和精神表达。

第五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于11月7日圆满落幕。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康健民、秘书长许柏林,表演艺术家葛存壮、陶玉玲,导演瞿俊杰以及数十位优秀电影创作新人出席了闭幕式。闭幕式上,举行了华语青年影像论坛的新锐影人颁奖仪式,一批在各个专业领域有着突出表现的新人大赛获奖,其中,路阳(《盲人电影院》)和李蔚然(《决战刹马镇》)获新锐导演奖,侯季然(《有一天》)和萧雅全(《第36个故事》)获新锐编剧奖,秦昊(《日照重庆》)和邓紫飞(《一条狗的大学时光》)获新锐男演员奖,刘园园(《盲人电影院》)和王宁(《新的李老师》)获新锐女演员奖。此外,本届“北京计划”一海晏和清电影融资会2010”也推出了多个优质的电影项目,他们分别是:马佳丽的《海滨童话》获儿童题材特别推荐奖;何亮的《刀神》获优胜项目一等奖。

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电影艺术》杂志社承办的第五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11月2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内地导演王小帅的新片《日照重庆》成为论坛的揭幕影片。此外,为了更好地呈现论坛盛况,本届论坛组委会对论坛公开闭幕式及系列峰会进行3D全程直播,这也是国内首次将3D直播技术应用于此类论坛。

热议编剧责任和权益保护

首届两岸三地编剧交流会在深圳举行

本报讯(记者 高小立) 为落实刘云山在中宣部9月26日召开的影视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影视编剧们纷纷行动起来,继上海电视剧剧本创作座谈会之后,“首届两岸三地编剧交流会”10月29日至31日在深圳举行,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的70余位电影编剧聚首深圳,学习讲话精神,共议编剧责任和编剧权益保护,同时提出了中国电影创作需要思考的一些问题。会议由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和香港电影编剧家协会共同发起并主办,深圳广电集团承办。

“剧本是打造影视精品的基础。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对影视作品来说,剧本是源头、是根本,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思想内涵等,都首先来自剧本的创意设计,必须高度重视剧本创作,为二度创作打下坚实基础”。刘云山讲话中针对剧本论述的这98个字,被郑重地悬挂在深圳两岸三地编剧交流会的现场,与会编剧为这个讲话叫好,认为重视原创、重视剧本原创正在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欣喜地看到了相关主管部门和领导对剧本的重视程度。此次会议就是要解决源头活水问题,中国电影已到了没有理由不重视剧本的时候了,轻视编剧的创作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剧本是基础,基础的重要也就意味着编剧身上的责任。与会者指出,现在的电影创作离现实太远,离老百姓太远,我们的名编、名导、名演大多数是飞来飞去地在北京、上海,甚至是纽约、巴黎这样的一些大都市体验和度过,他们中有几个是在老百姓中度过的。面对中国电影发展的大好时机,编剧有责任关注历史,关注创造了历史的广大人民群众。与会者认为中国电影如果丢失了现实主义创作风气,将很难产生令人震撼的作品。

剧本是源头,源头首先考验编剧的良知。与会者认为,面对中国电影躲避崇高、跟风翻拍、山寨横行的诸多问题,电影编剧首先应问责自身。编剧获得稿酬天经地义,但编剧不能变成出品商和制片人的赚钱工具,不能什么钱多写什么,什么容易写什么,怎么轰动怎么写。作为剧作家的编剧,良知告知我们要为民生写作,为民生代言,要关注时代精神和民族愿望,要倡导在场写作,站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把打造国家文化形象、塑造中华民族的时代形象,看成自己神圣的使命。

编剧维权是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与会者再次发出电影评奖应设立编剧奖、增设改编剧本奖的呼声。同时对目前电影创作合同的签署问题,尤其是来自香港的编剧,对此提出了看法。认为在电影版权保护上可以借鉴音乐版权保护的经验。在维权上,让编剧最困惑的还是对剧本的随意改动问题,现在不光导演改剧本,制片人、出品人都会为了各自的利益对剧本进行大刀阔斧、甚至筋伤动骨的改动,使剧本成为了电影创作中最脆弱的环节。面对剧本创作质量的问题,与会者建议要设门槛,要考虑编剧的资质,坚决杜绝枪手创作,作为一名编剧,要拒绝这一现象,如果需要联合创作就要联合署名,绝不做笔奴。“自编自导”也是本届两岸三地编剧交流会的论题之一,大多数赞同年轻编剧成为导演,自编自导,掌握自己作品的控制权。

复旦大学教授周斌作为唯一的电影理论家参加了会议,他就电影的文学价值以《剧本是源头,编剧是首创》为题进行了阐述。

交流与合作是本届编剧交流会的主题之一。开幕式上,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编剧张克辉颁发了海峡两岸电影文化交流贡献奖。张克辉是《台湾往事》《云水谣》的原创编剧,他的作品表达了海峡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深情。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张丕民、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等相关领导出席了开幕式。中宣部电影局影视处处长王强参加了会议。内地编剧陆天明、柳建伟、黄亚洲、赵葆华、刘星、邓一光、刘一兵、康丽雯、孙毅安、庄宇新、汪海林、高璇、刘毅、费明、黄丹、薛晓露以及来自港台的70余位编剧与会,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王兴东主持会议。

第四届“中国农村小康电视节目工程”颁奖活动在上海金山举行

本报讯 “精彩世博 魅力金山”第四届“中国农村小康电视节目工程”颁奖活动于11月4日至6日在上海金山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共上海市金山区委员会、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政府、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办;中共上海市金山区委宣传部、上海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国视协农业电视委员会协办;上海市金山区广播电视台承办。有关单位领导和嘉宾160余人出席活动。

第四届“中国农村小康电视节目工程”颁奖活动由颁奖典礼、新农村建设电视发展论坛和金山采风三部分组成。在5日上午举行的颁奖典礼上,由上海金山区广播电视台选送的《陈文光的“环保债”》等20部最佳作品,以及由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选送的《理想之路》等30部优秀作品和顺义广电中心选送的《我们和总书记有个约定》等48部好作品受到表彰。与会领导和嘉宾还一同欣赏了一台具有金山民俗特色的文艺演出。在5日下午举行的“新农村建设电视发展论坛”上,国内农业领域、电视行业、宣传理论系统的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就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电视文化建设进程展开研讨交流,力图更好地发挥引导和示范作用。6日,与会人员深入金山文化景点和历史名镇,实地考察了金山的新农村建设情况。

在电视台的镜头更多对准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国际化的时下,“中国农村小康电视节目工程”的镜头依然对准的是“三农”,体现了电视人的理性和责任。“中国农村小康电视节目工程”旨在以电视文化艺术为媒,为农民增产增收,为农村事业打开拓宽视野的门窗,搭建起沟通外界的桥梁和纽带,让电视文化艺术切实地服务于“三农”,服务于社会,在全国新农村建设的伟大进程中,起到引领和促进的强力示范作用。

(艺文)

李金盾同志逝世

文艺报社副编审李金盾同志,因病于2010年9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65岁。

李金盾同志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京都特大假酒案》《酒祭小五台山下》《我可以为历史作证》《姨家琐事》《村西姑娘》,曾为电视专题片《南侨机工》《华夏掠影》撰稿。

徐进同志逝世

上海越剧院原副院长、一级编剧徐进同志,因病于2010年10月15日在上海逝世,享年87岁。

徐进同志1943年开始发表作品,196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越剧及电影文学剧本《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舞台姐妹》(合作)等。剧本《梁山伯与祝英台》获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剧本一等奖,《三月春潮》获文化部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献礼演出剧本二等奖。

周丽砂同志逝世

离休干部、老诗人周丽砂同志,因病于2010年10月14日逝世,享年94岁。

周丽砂(原名周平野)同志1934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诗集《冬的故事》《早晨的街》,诗文合集《森林炊烟》《遗忘的脚印》等。